

## 七十六

他孑然一身，游历了许久，终于迎面遇到一位拄着拐杖穿着长袍的长者，于是上前请教：

“老人家，请问灵山在哪里？”

“你从哪里来？”老者反问。

他说他从乌伊镇来。

“乌伊镇？”老者琢磨了一会，“河那边。”

他说他正是从河那边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老者耸眉道：

“路并不错，错的是行路的人。”

“老人家，您说的千真万确，”可他要问的是这灵山是不是在河这边？

“说了在河那边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胜其烦。

他说可他已经从河那边到河这边来了。

“越走越远了，”老者口气坚定。

“那么，还得再回去？”他问，不免又自言自语，“真不明白。”

“说得已经很明白了。”老者语气冰冷。

“您老人家不错，说得是很明白……”问题是他不明白。

“还有什么好不明白的？”老者从眉毛下审视他。

他说他还是不明白这灵山究竟怎么去法？

老者闭目凝神。

“您老人家不是说在河那边？”他不得不再问一遍。“可我已经到了河这边——”

“那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耐烦打断。

“如果以乌伊镇定位？”

“那就还在河那边。”

“可我已经从乌伊镇过到河这边来了，您说的河那边是不是应该算河这边呢！”

“你不是要去灵山？”

“正是。”

“那就在河那边。”

“老人家您不是在讲玄学吧？”

老者一本正经，说：

“你不是问路？”

他说是的。

“那就已经告诉你了。”

老者抬起拐杖，不再理会，沿着河岸一步一步远去了。

他独自留在河这边，乌伊镇的河那边，如今的问题是乌伊镇究竟在河哪边？他实在拿不定主

意，只记起了一首数千年来的古谣谚：

“有也回，无也回，莫在江边冷风吹。”